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 十九、幽谷異人

前文四小兄妹向勞康商議，繞路趕往郎公廟後老龍坡崖洞之中去尋湯八、龍靈玉，一同殺賊除害。勞康因聽湯八走時留活，要等第一起人走後個把時辰才可起身，湯八說好用馬來接，也還未到，勸令等上些時再走。姜飛和萬氏兄妹因第一起人走得太遲，天已不早，恨不能當時就走，勾十一也因廖小鸞先走，想要跟去。老少六人正在爭論，忽聽樓下笑語喧嘩，勞康首先趕下。眾人也跟到下面一看，正是杜德，因和青雲山四杰中的牛偏頭、濮深相識，多年未見，正在敘舊，並代回來諸人引見。

勞康料知有事，趕過一問。杜德笑說：「今日事鬧越大，燕、伍二賊和湖口六女賊本有兩個老相好在內，老淫賊燕雙飛便和為首女賊金寶交往多年，餘情至今未斷，如非女賊不肯做三房，自有大片田莊魚池，生活豪富，又嫌老賊只知到手濫用，空做了多少年的強盜，至今沒有一點恒產，不願過那種時鬆時緊、苦樂不均的歲月，早被燕賊花言巧語連人帶財一齊騙去，做了他的寵妾。

「因燕賊口甜，工於內媚，雙方私情甚深。直到去年老賊一時手緊，冬天寒冷懶得出動，問金寶借二三千兩銀子，金寶人最吝惜，向例一毛不拔，設詞推托。分文未借，這才負氣，表面斷了來往。女賊卻因此事做得太過，心中不安，又因年老色衰，舊相好只此一人，心中不捨，本來就想借著伍賊暗算商氏弟兄，奪他山中大寨和商家堡的田產基業，與燕賊相見，重修舊好。

「日前忽接伍賊急報，說燕賊已為湯八和渭南雙俠等人所殺，關中李氏兄妹也曾相助，故意把毒種在湯、萬三人身上。女賊聞言大怒，仗著舊日老面子，連六姊妹中業已洗手嫁人不再出頭的兩個也強拉了出來。

「這六個女賊已是勁敵。三、五兩女賊所嫁丈夫又是崆峒派中能手，一同被她引出，賊黨聲勢越發厲害。我們這面人雖不少，商氏弟兄那一伙只管都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並還料定敵人厲害，表面裝大方，人去不多，實則去的人選了又選，無一庸手，要想和對方幾個勁敵相拼還是相形見绌。萬一我們的人一個應付不週，就是得勝，事前也必不免傷亡。

「尤其那幾個兇人上來便須有人分別看好，以免引起混戰，多傷人命。雖然他們都是綠林中人，論起平日為人，到底商氏弟兄這一伙要好得多，平日還肯做點好事，只性太驕狂，經此一戰使知警戒，再加勸告，如能改行向善，豈不也是好事？何況田、洪二人更是義氣，最喜周濟窮苦，做事也頗有分寸，並不有心為惡，又是老鐵的朋友，雙方既已合成一路，其勢不能坐觀成敗，也須暗中照護，免為這些惡賊兇人所傷。

「我們雖有數人不曾露面，仍恐顧不過來。湯、龍二人又另有去處，暫時不能出場，越顯好手太少。本極為難，總算運氣，我弟兄交了一位異人，雖未明言姓名，日前暗中留意，已看出他幾分來歷。他本去往嵩山訪友，不知怎會來這快，方才途中又與路遇。說起老賊這幾路賊黨他都知道，可以代我獨當一面，只不肯當著許多人出場，準備挑那為惡最多、罪該萬死的幾個迎上前去，代為除害，事完也許回來。

「聽那口氣，對這裡四個小娃十分喜愛。此人隱居武當山中，離臥眉峰並不甚遠。我和他匆匆分手，想起沈、姜二人前在禹王台本定由我指點他們武藝，因與好友發生誤會，小方弟兄不肯相諒，苦苦逼逼，其勢又不能當成敵人看待，好容易費了一個多月的光陰才將此事化解。

「彼時許多顧忌，輕也不好，重也不好，話又說不出口，暫時只有躲避，等到準備停當，方始出面化解，因此無暇傳授。失了二位師姪的信，甚覺愧對，難得有此良機，特意趕來指點。我料這位異人姓王，他往前途殺賊之後必要趕回。我們此去務要隨時留心，如其相遇，設法與之親近，求其指教，如蒙指點，進境必快，還可得到許多益處。

「此人打扮像個花子，身材不高，貌相清秀，細看又像個落魄文人，好在你們從來沒有看不起窮人，稍微留心便可認出，借故與之答話，如不自露口風，再與求教，卻不可露出是我所說。」

四小兄妹早已禮拜起立，在旁靜聽，聞言大喜。沈鴻問道：「日前席師曾經來此點倒二賊，也未和主人相見，匆匆走去，今日想必到場。六師叔所說應敵的人可有席師在內，弟子等能見到麼？」

杜德笑答：「你席師想將你們引到二師兄門下，故此不肯與你相見，以防推托。他另有事，也與今日之會有關，是否回來到場卻不一定。你席師性情古怪，遇時不可多問，如有指教自會明言。」

隨問勞、勾二人怎未同去，何事等在此地？二人說了。

杜德笑道：「其實至少也要黃昏，雙方的人才能到齊。老狗男女不知所約凶賊已有兩起被我們的人截住，中途生變，還想拖延時候，早去無用。但照湯、龍二人走時所說，他們四個人先去等那異人比較好些。此老來去如飛，又最愛惜湯八，曾在暗中幫過他好幾次忙。

「這次往游峨嵋回來，得知湯八遇害的事，方始動了真火，出此大力。我料湯八必早警覺，以前有一異人專一在他危急艱難之時加以鼓勵，暗中相助，壯他膽勇。這等神交已久的同道一見即知。湯、龍二人去得大早，一半雖是尋人觀察虛實，雙方講好明鬥，索性上門與賊相見，彼此都在等人，也還無事。

「這等去法一被老狗男女警覺，此是他的生死對頭，又是斷他道路，自知機密已泄，今夜不勝必死，如何不急？老狗男女陰險無恥，什麼毒計都想得出，稍微警覺，定必假裝不知，陰謀暗算。此時二人處境頗險，所尋的人再如不在那裡，郎公廟賊巢地甚寬大，山勢險峻，隱僻之處甚多，許多討厭。

「萬一選出幾個惡賊合圍夾攻，暗放冷箭，前面我們的人還未必知道。我昨夜與他同來，並未聽他談起，膽也真大，我得信已遲，身有要事，必須先往別處再趕回來，能否通知我們這面的人尚還不定。他二人又大性剛好勝，非要手刃老狗男女報仇不可，所以不肯明言。如往相助，必非所願，還要打草驚蛇，使老賊臨逃以前先有準備。

「你們趕去正好，就這樣老賊也是勁敵。雖有兩起大援被我們迎頭除去，已到的人仍非尋常，何況還有好些陸續到達的兇人。為了賊黨太多，並想一網打盡，其勢不能分頭全數除去，故此一點不可對他輕視。我看勞、勾二位將四小兄妹送到老龍坡後，如無動靜，急速繞山而過，去往前面會合，不必同行。所騎的馬也要老早下來，不可隔得太近。

「當地是條狹長山谷，地勢十分險僻，野草甚深，平日無人來往，你們再在谷口將馬藏起，先去左崖頂上窺探，老龍坡有什動靜便可看出。如見無事，再會四個人越過對崖，下去便是老龍坡，走到頂上危崖便可尋到，所說山洞，天女谷盡頭有一女俠隱居，湯八所尋便是此人。

「因其形跡無定，能否尋到卻不一定。湯、龍二人並非求其出手相助，只為許久不見，又防老賊由她那裡翻山逃走，想斷他兩條路。這位老女俠乃湯、龍二人昔年畏友，想是二人多年誤會業已解開，不久成婚，就便前往通知的居多，所以叫你們晚走一個多時辰，並令愛馬來接。

「他那馬快，照你們所說時刻動身無妨，萬一遇見強敵，這一對鎖心輪頗有用處，不妨將你師父抬出，再將這支信火發向空中，以防老狗男女警覺，另打抽身之計。我要走了！」

眾人剛送杜德出門，便聽馬嘶之聲，那匹花雲豹已飛馳而來。

四小兄妹好生歡喜，姜飛首先迎上。那馬一直衝到平台之上。朝沈、姜二人一聲歡嘶，回轉馬頭，朝鞍下一埋，便有紙角露出。

杜德將要上路，瞥見二人由馬鞍下取出一紙，返身接過一看，喜笑道：「你們快去，今夜事成八九。方才還恐你們四個人往老龍坡去尋湯八，萬一遇見勁敵還是討厭，偏又人少，不夠分配，幸而萬英兄妹帶了他師父俠尼花明的如意雙輪，尋常敵人不是你

們對手。厲害一點的多是積年大盜，深知雙輪來歷，怎麼也有一點顧忌，否則便須另打主意了。

「我正盤算此去尋到你師父，托人隨時照護，看湯八來信已可無妨。勞、勾二位不能和你們一起，不單是為前面人少，主要是那位姓王的異人不喜當著生人露出形跡之故。大家分頭走吧！」

四小兄妹早看出紙條所寫的字。大意是說，湯八業已到達當地，並由一老友口中得知好些仇敵虛實，令四小兄妹速去。話甚簡單，也未提到勞、勾二人同去的事。路徑開得卻極詳細，並還指定一處，不許他往，與杜德方才所說谷中秘徑相同。四人不知杜德是什用意，便問：

「六師叔如何這樣高興拿穩，八叔信上並未提到別的，怎知我們此去不遇敵人？小姪等原想動手，長點經歷，不遇敵人這還有什麼意思？」

杜德笑答：「此時無暇多說，到後自知！」說罷匆匆走去。眾人請他騎馬同行，連頭也未回，走得極快。

沈鴻笑說：「六師叔走起路來真和飛一樣，腳不沾塵，晃眼便是老遠。」

勞康一面幫助眾人將所騎的馬肚帶勒緊，分別看過，隨口笑道：「你六師叔的輕功在關中諸俠中只比一兩位稍差，這一點路不在他心上。否則當此要緊關頭，賊黨之外還有幾個想借此一會逞能，與湯八作對的無一不是厲害人物。天已正午，共總沒有多少時候，他如稍差，也無力往來奔馳，繞路與我們送信了。只肯用功，學他不難。」

說時，萬芳早搶到樓上，將先準備好的兵刃暗器連兩包乾糧取來，分別帶好。沈、姜二人同騎花雲豹，另挑兩匹快馬由萬家兄妹分乘，六人五騎朝青雲山牛、濮二位老杰略微招呼，便同上路。

議定先抄土坡小徑，乘人不覺穿出黃土溝外那片樹林，繞到老龍坡谷口前面荒林之中再行分路，由勞、勾二人帶了兩騎空馬另繞山路轉往郎公廟前，與先去的人會合，不再入谷察看形勢。四小兄妹直赴崖上去尋湯八。老少六人都有極好功夫，便那另四匹馬也是青雲山借來的特選良駒，人強馬壯，走得極快，轉眼繞到土坡，越溪而過。

坡上幾家土人望見來騎有兩小兄妹在內，紛紛歡呼，迎前探詢昨夜莊中可曾鬧賊，萬英俏答：「來賊已被打退，現在就去尋找他們。你們今日見什可疑形跡沒有？」

土人答說：「自從昨夜有一著長衣的老賊逃走回去，共只兩次有人走過，一次是個單身漢，走得極快；一次共有一二十騎人馬，內有數人生得特別高大，所帶兵器最輕的大概也有二三十斤。內中一人肩上插著兩根鐵鞭，更是沉重，貌相雖極威武，並不欺人。過時曾向我們討水，還給了一小塊銀子，話也和氣，不像前幾天常在樹林中聚會往來的那一伙兇惡強橫，不通情理。看那路道又像強人，又像鏢師，所去正是郎公廟最難走的一條路。」

眾人問完，便由土人房後小坡越過。乘著外面無人，向土人稍微招呼，便朝林中馳進。

勞康俏告勾十一和四小兄妹：「此去留意，方才土人所見那伙人馬決非好相識，內中幾個身材高大的可惜上人沒有留意看他兵器，只看出一雙鐵鞭，不能拿準是何來路。如是水馬驂那伙著名的惡賊也被老狗男女請去，我們強敵又要多出一路，此去真要小心才好。」

「真要遇見大隊人馬，不可輕敵，由我上前答話，自然無事。如在分路之後你們遇到，便相機行事。雙方人數如少，自信得過，不必說了；稍覺人多，不能全勝，可由姜飛上前，推說老狗男女日前欺人大甚，今日聽說郎公廟以武為友，特意將鐵雙環與他送去，就便領教。事前將馬放走，也不可再走方才所說原路，可照我們所行途向繞往前山會合。雖與預計不符，也比洩漏機密要好得多，決不可以意氣用事！老狗男女這次一逃，以後便難得尋到了。」

眾人應諾，一路急馳，不消片刻，已繞往老龍坡後山小路之上，進了山口，景更荒涼。大雨之後，到處水泥雜沓，衰草狼藉，空山寂寥，只聽泉聲潺潺，蹄聲得得，回音晃漾，相與應和。草樹叢中時有兔子上獾等小獸驚竄。入山走了好幾里，未見到一點人跡。前望老龍坡後山谷相隔已近，總算林野甚多，不甚難走。

離開谷口還有半里，勞康對四人說：「這裡便該分路。且喜這一帶路已乾透，看此形勢老賊還沒料到有此致命一傷，索性送你們走到谷口，再將馬帶走吧！」

四小兄妹力言無須。勞康也未再勸，將馬要過，自和勾十一略微商量，一同穿林而去。

沈、姜二人先將馬讓與萬芳獨騎，萬芳不肯，最後議定放馬先走，索性四人一同步行。初意入谷不遠便可到達，哪知山谷又深又狹，野草甚多，日前雨水也未乾透，山形尤為險惡。四人為防水泥污穢，改由兩面崖上覓路前進，擇那石多土少、無草之處一路縱高跳遠，飛馳前進，隔山便是郎公廟賊巢，恐被賊黨看破，不敢由山頂行走，所行都在崖腰險峻之處，難走已極。

有時還要縱向對崖，覓路繞越，過了一段再縱回來，甚是費事。總算四人均有一身輕功，年輕好友，一路跳跳縱縱，歡歡喜喜，一晃便走進兩里多路，谷忽寬寬，下面現出平地，人也趕到老龍坡後危崖前面，形勢與前後所聞相同，便趕了上去。

到頂一看，對面還有一列危崖，兩崖相對，高低也差不多，只當中凹下一條，形似山谷但又兩頭均無出路，成一彎曲的大石槽，長約半里多路。側面地勢較低，還有好幾尺深的積水。去路水已乾涸，盡頭是一絕壑，左首崖下似有一條小徑，崖上生著許多矮鬆，兩面山崖只此一片草木，餘皆童山。

山形甚奇，對面崖勢傾斜，比較好走得，知道湯、龍二人必在盡頭轉角臨壑崖頂之上。剛剛越過中間斜槽，待往上走，忽聽有人笑語之聲隱隱傳來。

姜飛還當湯八，正要趕上，萬英側耳一聽，語音不對，連忙搖手止住。三人瞥見側面危石突出，忙同掩往石後藏起。正在低聲商計，說來人口音甚生，恐不是自己人，看清形跡來意再作計較，那兩人業由盡頭崖下走來，乃是一個年輕和尚和一個壯漢，手上俱都拿有兵器，正在說笑。

先是壯漢說：「老寨主真愛多心，硬說兩人怎會來了四馬，內中必有原因。為防敵人由後山暗中掩來，命我二人來此探看。這條路又極難走，我們白跑一趟，哪有什麼人影？」

和尚笑說：「本來老頭子是屬曹操的，休說今夜大家講好，約了人來一拼死活，講的是明打明鬥，人家用不著這樣舉動，天女崖這面雖是斜坡，廟後一帶完全是片峭壁，離地好幾十丈，多大本領的人也無法上下。就是有人來此，還沒下去我們已先警覺，有什麼用呢。」

「真有本領的無須乎此，差一點的更不敢來。那戴面具的老頭子說的明是真話，他偏疑心人家抄他後路，並還料是商家堡和他作對的渭南雙俠，否則別人無此大膽。我師父再三對他說，人家年輕好勝，那大名望，又是領頭對敵的主體，怎會和主人一面不見便來後山暗算，斷無此理！他偏不信，有什麼法子？對面谷中野草甚深，路更難走，我看就在這裡談上些時，回去敷衍兩句拉倒吧！」

壯漢笑說：「我們既已來此，便照他所說走上一遍也好。老頭子最是心細，被他問出也不好受，不如索性賣點力氣，順山頂繞出天女谷，由廟前繞回，討他一點歡喜，也許一高興還得一點好處，師兄你看如何？」

和尚說：「路太遠，老頭子原隨我們的便，並不一定要由前面繞回，何苦多此一舉？一個不巧，週身都是水泥，有什麼意思？」

壯漢笑說：「你忘了來時的話麼？這樣雖遠一點，既可抽空開開心，並向老頭子討好，免他多疑。再說崖角那條路也真太險，方才我還提著氣，不是你拉我一把，差一點沒有失足掉了下去。回去形勢更險。轉不如由前面走，一舉三得，穩當得多呢！」

和尚不等說完，已滿面笑容喜道：「你說得對！趁今日廟中事忙，不奉命誰也走不開，往尋浪妞，偷一次嘴，果然再好沒有！還有好幾里路，既然要去，越快越好，省得時候糟蹋。」說完領頭先往對面山崖趕上。

二賊一路說笑，走得甚忙，到了對面崖頂如飛急馳，連頭也未回，轉眼便走了下去，更不再見。

四人恐被看出隔山泥土中腳印，仍守當地，等了一陣不見回轉，料知二賊假公濟私，背了師長同黨往尋蕩婦淫樂，業已走遠。方想老狗男女果然心思細密，湯、龍二人就在盡頭不遠山洞之中。二賊似由崖角腰上繞到下面，過時聽那壯漢驚呼，彷彿滑跌了一下，如何沒有看出有一點影跡？

這兩個小賊雖極粗心輕敵，腳底功夫如此好法，武功想也不差，廟中賊黨定無弱者。互相談論了幾句正往外走，姜飛在前，忽然聞到酒味，仔細一看，原來那塊突石高約五尺，上面平坦，中心有一尺許方圓的石穴，內裡放著一小葫蘆酒和一包燒雞、三塊豆腐乾、一片未吃完的鍋盔，想起杜德所說，心中一動，忙朝三人使一眼色。

故意笑道：「這裡除卻賊黨不會有什外人，看這吃殘的酒食許是湯八叔所留。這少一點東西怎能吃飽？我們帶有食物甚多，不如送他一些，同放在此，你看可好？」

萬芳會意，接口笑道：「我看存放酒食的不是湯八叔和我乾娘，也決不會是賊黨。這裡深山荒谷，又無什風景好看，怎會有人來此？十九是位世外高人，因恨老狗男女萬惡滔天，厲害黨羽又多，想要暗助我們除此大害，見時還早，在此獨酌，不知何事走開。隨便留上一點太不恭敬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愛吃什麼。

「天剛過午，離動手還有許多時候，只是異人決不肯飲盜泉，既然在此多時，必已看出我們蹤跡。這裡遍地都是賊黨，無處購買食物，恭恭敬敬專程送上，他老人家十九笑納，就是料錯，結交一位苦朋友也不相干。二弟你不會弄，託我安排，案件放在上面。好在這裡都是石地，秋深天涼，無什蛇蟲螞蟻之類，暫時不會糟掉，省得沒有東西包，放在石穴裡面，弄髒了不好吃。」

說罷，便將糧袋要過，把裡面的食物取出，挑好的每樣放上一些。沈鴻見她就用包雞的荷葉攤在石上，擺得十分整齊，乃母所備食物又極精潔，味美好看，笑贊：「二妹真個細心聰明。可惜這位異人沒在此地，不然見上一面，領教再走多好！」

萬芳笑答：「大哥你不知道，世外高人都肯露他本相，如其守在此地，反被討厭。他老人家如其歡喜我們幾個小孩子，到時自會相見，否則等也無用。何況我們急於要尋八叔、乾娘，也許雙方認得都不一定，等將人尋到問明之後再來拜望也是一樣。」

說時，萬英業已發現石旁留有一雙草鞋，那半只燒雞還有剛撕過的痕跡，料知人未走遠。也許聽出賊黨要來，特意避開，暫時也不說破，故意催走。

四人隨向那石作揖，同說：「此時離動手還早，山野之中飲食不便，專程奉敬，望乞老前輩笑納。如蒙賜見，指教幾句，後輩尤為感激！」

說完方始起身，途中留意，並未發現別的形跡，先已商定，也無一人回顧。相隔盡頭不遠，晃眼走到，偷偷掩上崖頂，探頭往前一看，好生歡喜。

原來崖那面雖是一片峭壁，盡頭一帶卻是怪石如林，並有幾株樹木，絕好藏伏之地。崖面又寬，從上望下一覽無遺，下面的人卻不易看出有人隱藏。所謂山洞尤為奇詭，外表只是高低不等的三四片平崖，看不出洞在哪裡。仗著事前有人指點，才得尋到，乃是一個形如地穴的斜長深洞，洞口還有幾株矮鬆遮沒。

人須蛇而入，洞徑又小，入口極似一口深約丈許的枯井，到底方始轉入洞徑，前面兩丈也頗狹小，稍高的人便直不起腰來，並有怪石犬牙相錯，天光已被遮沒，望去暗沉沉，彷彿到了盡頭，不能再進，必須由那兩處怪石旁邊側身而過方可入內。前途地勢高高下下，共有三條歧徑，但都相通，左邊一條最是寬大平整，彷彿時常有人打掃，石質又極堅細，聞不到一點土氣。

萬英想將身邊火筒取出應用，沈、姜二人低聲勸說：「此洞必是老狗男女逃路秘徑，先見二賊繞崖而過，好似未由這裡走出，他連自己人都不使知道，今日更是做賊心虛，難免派了心腹徒黨來此窺探，望見燈光定必尋來。非但不能用火，最好連說話也要小心一點。」

「方才六師叔說，湯八叔隱藏洞口左近，又曾命馬來接，此時人、馬俱都不見影子，就算湯、龍二位師叔人在洞內，那馬也無法下來。我們初來，不知底細，三位師叔先後所說和那來信都是來此途向，並未說出洞中形勢，最好不要冒失深入，還是守在洞口上下。八叔見馬總要尋來，省得黑暗之中蹈了危機，還要誤事，大家以為如何？」

萬英兄妹均覺洞中黑暗悶氣，四人全憑目力和聰明機警，互用兵器試探，摸索前進。洞口附近又無別的藏身之處，也未看明，聞言點頭，重又退回。歸途望見洞口陽光白影比較好看，忽然發現轉角旁邊有一裂縫，寬只尺許，但比洞口高出兩三倍，為防萬一內有蛇獸潛伏，先由萬芳、姜飛各用鏢、箭打了兩次。

聽出內裡甚深，除鏢、箭落地之聲而外別無動靜，方始取出兵器向前舞動，試探著側身走進。到了裡面，又察探出那是一所深藏崖腹的大洞穴，似無出路，低喊了兩聲「八叔、乾娘」，未聽答應。

萬芳剛把火筒取出，隱聞馬嘶之聲由壁中傳出，忙將火筒晃燃一看，原來當地雖是一所石洞，內中地勢寬大，竟有十丈方圓，內有不少鐘乳怪石參差林立，方才鏢、箭多半打在石上，以為只有兩丈方圓，其實要大得多。馬嘶之聲已止，斷定湯、龍二人必在裡面，另外還有道路不曾尋見，忙將沈鴻、萬英喊進。

又取一支火筒分頭察看，並將先發鏢、箭拾起。初意馬嘶既能聽到，定必有路可通，哪知尋遍全洞，均是一片高大整壁，休說道路，連個裂縫都沒有，越想越怪。叩著洞壁喊了幾聲也無回音。先料湯八必來，又恐驚動敵人，不敢高呼，後在洞中等了個把時辰，估計夕陽業已西斜，天對不早，實在等得心焦。

姜飛又想起來路崖腰所見之事，忽然心動，提議出洞探看，只要真是所料異人能夠見到，必可問出湯、龍二人藏處，只不知二人既令自己速來，怎又不見？方才急於尋人，連郎公廟賊巢形勢也未細看，只見廟在崖下，地勢寬大，共有好幾層殿宇院落。兩面還有大片樹林，往來賊黨甚多。山門前面便是一片廣場，兩邊各搭有蘆棚，還有兩個大行灶和大茶爐，好似人家辦喜壽事準備待客光景。

匆匆看了一眼，也未留意。與其悶守洞中，不如去往外面窺探敵人虛實，並看異人是否回來。沈、萬等三人同聲贊好，便走了上來。鑽出松林，探頭往下一看，就這個把時辰工夫，形勢已變了好些。前兩層殿落仍是那麼安靜，來往的人多半廟中僧徒，賊黨打扮的極少，就有兩個往來也頗文氣，各穿長衣，看去似往前面傳話回來。

最末一層卻是熱鬧已極，大小五六處偏殿禪房俱都擺有酒宴，有的並在露天底下聚飲，說笑甚歡，十九都是短衣密扣的武裝。為首敵人似在右角小院精室之內，正在發號施令神氣。不時有人孤身出入，往來傳話，奔走甚忙。再往山門前面一看，左邊蘆棚內也坐了不少人，旁邊樹林中有幾十匹馬，正在放青。

主人另外備有馬槽，做一字排開，列在道旁，相隔頗遠，上下又高，看不真切，也看不出有人蒙面沒有，先來的人是否坐在棚內。正想轉往崖後尋那異人，忽見一賊飛馳而入，往小院中奔進，神情甚慌，跟著便見廟外來了八九騎人馬，到了廟前並未下來，一直往裡馳進。

前殿和尚尚有幾個迎上前去，連人帶馬繞著殿旁角道花林小徑直達後殿。這才看出來馬共是九騎，內有一騎空馬，共是九人，看去武功甚高，不知怎的傷了三個，內中一人並由同黨扶抱懷中，同騎馳來，到後下馬，怒吼了兩聲便暈死過去。為首群賊果早得信，紛紛趕出，仔細一看，老賊伍喜和黑芙蓉兩狗男女果在其內。內有一個身材矮胖、肚皮甚大的凶僧指揮徒黨將人抬進，旁邊還有兩個中年女賊正在咒罵發怒，均似為首惡賊。

兩次察看敵人，均似得意非常，外表也極鎮靜，直到這幾個受傷的賊黨趕來之後，方始顯出有點驚慌形跡。可是老賊一出，全都安靜，只為首男女諸賊互相議論，向眾指揮，說了幾句，群賊都是諾諾連聲，無一多口，看去恭順異常。老賊把手一揮，全都歸座，照舊飲食，若無其事。

幾個未受傷的也由為首諸賊陪了進去，一切如常。跟著便有一矮賊和一前見女賊騎了來人兩匹快馬往外馳去，卻不由山門走出，徑往中殿旁偏院中馳進。四人見那偏院地方不大，房舍更少，院中還有幾株大樹，至多不過六七尺寬，兩丈來長，不像有路光景。

那兩匹快馬由右馳來，走得甚急，馳離院牆不過數尺，剛將中間幾株大樹走完，連人帶馬忽然往下一沉，就此失蹤，不曾再見。正越看越奇，老賊忽又同了另一女賊走出，仰頭向上，交頭接耳說了幾句，又去對院轉了一轉，一同回去。

四人見老賊剛有客來，忽同女賊走出，向崖上指點觀望，女賊快回房時又兩次回顧，似對崖上十分留意。姜飛首覺不妙，悄告萬，沈三人，老賊此舉必有用意，莫要暗命同黨由地道山腹來此窺探。湯八叔喊我們快些趕來，人卻不曾見面。此時無事，莫如往看看那位老前輩是否回轉；如不見人，索性同尋谷底隱居的女異人，怎麼也能問出一點虛實。

說完二次要走。剛一轉身，遙望廟旁樹林之中有人馬影子隱現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前見男女二賊，業已馳出老遠，才知所行小院之中也隱有一條出入秘徑。因料方才山石上存放酒食的必是杜德所說花子打扮姓王的異人，有了這大會人必回轉，到後一看，先放食物原樣未動，哪有一點人影？

姜飛心細，一尋那雙草鞋，蹤跡不見，以為異人不肯吃他東西，人已來過，方才如不走開，或是分人來此探看，必能遇上，照此形勢，多半惜過機會，好生失望。互一商談，均悔方才不該在洞中枯坐了這多時候，以致失之交臂。

萬芳埋怨道：「八叔催我們快來，人又不肯見面，先聽馬嘶之聲就在隔壁，偏尋不到門戶，分明他和杜六叔一樣，想要照應我們，但又不肯明說，見在洞中呆等，恐怕誤事，想用馬嘶引出。我們雖然真蠢，當時沒有想到，八叔、乾娘也真氣人，既令我們來此拜見這位老前輩，便應明言，就怕人家知道不願意，也不妨在他信上提上一句，莫非我們還會見人明說是他所教不成。」

「你和沈大哥此去老河口和武當山臥眉峰，這位老前輩早晚還可見到。我們守在家中，在此三五年內師父人已離山，雲遊在外，休說傳授武功，想見一面都難，好容易有如此前輩高人，聽杜六叔說，這位老人家還不討厭我們回個小人，好端端把機會錯過，白在牢洞中悶守了這些時候，真冤枉極了！」

姜飛知道對方不見必有別的原因，否則六師叔不會特意趕往萬家指點。此時尚早，並未絕望，萬芳這一埋怨，竟連杜、湯二人一齊說出，兩次想要勸阻，均因萬芳嬌嗔滿面，彷彿動了真氣。連日相處，知她愛鬧小性，恐有觸怒，欲言又止。正想這位異人如在近處隱藏，被他聽去，豈不要怪杜六叔多口？

萬芳見他望著自己，尋思不語，轉口問道：「二弟，你看我說得對嗎？」

姜飛乘機答道：「六師叔雖有途遇異人之言，並未吩咐我們來此拜望，湯八叔更是一字未提。此是我們見這荒山幽谷之中竟會有人來此獨酌，便不是六師叔所說那位異人，也決不是尋常人物。再想起這位老前輩的本領為人，由不得心生敬仰，急欲拜見，惟恐引見無人，冒昧失禮。」

「又不知是否看得起我們，萬一有事，留此不便，湯、龍二位師叔催得那樣急法，所以通誠禮拜之後便往崖洞之中去尋八叔，頭都未回。先見石旁有雙草鞋尚新，此時不見，這位老前輩明已來過，我們沒有在此恭候，如何便算不肯賜見？我想六叔走時曾說，谷盡頭那位女老前輩性情古怪，她那地方終年無人上門，外人也進不去，我們還是在此恭候，八叔既令速來，總有原因，哪有就此不見之理？」

萬英笑說：「此言有理，便是阿雲也真奇怪，如無事故，怎會連馬都看不見？」

沈鴻人最安穩，想見異人之心更切，表面卻未露出，見姜、萬三人互相談論，心已不定，方說：「三位弟妹不必驚疑，六師叔如與這位老前輩不是深交，看出有點希望，決不會遠道趕回指點。我們看他見了湯八叔來信高興神氣，明是必見無疑。雖說見了異人不要露出是他所教，我的看法卻又不同。」

「六師叔身為師長，怎會教人說假話？而我們當小輩的初次拜見便無真言，非但有失誠敬，於理也是不合。六師叔必想這位老前輩格外垂青，先不明說是他所教，作為我們自具眼力，看出他是人中之龍，好多得一點指教。其實見面明說也是一樣。」

萬芳耳目最靈，早已聽出石後有點響動，立時接口笑道：「大哥說得最對，我和二弟方才洞中也曾談起，不應對尊長欺騙，無奈六叔吩咐在先，我們膽小顧慮，惟恐其中有什妨礙，正在為難，今聽大哥一說，我已明白過來。休說這位老前輩必肯賜見，連八叔也是有心避開，好使我們自己尋來。如我料得不差，此時天近黃昏，賊黨似已到齊，這位老前輩不多一會便可拜見了！」

沈、萬、姜三人也早聽出山石底下有了動靜，想要開口，均被萬芳暗中搖手止住，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山石下面有人接口道：「我醉欲眠，來此小休。你們幾個娃兒都想見我，我也願見你們，但還不到時候。我還想再睡片刻，把你們留的東西吃上一飽，自會尋去，這時卻不要擾我。如見湯八，可對他說，好些心機俱都白用。他夫妻成婚之日我必前往擾他喜酒。」

「今夜事完，我便要往太華訪友，不必再尋我了。還有那匹馬藏在東盡頭崖腰山腹之中大是不妥，我已答應少時必見你們，如尋湯、龍二人不見，可將此馬喊出引開，另外覓地藏伏，以防敵人尋來亂發暗器，就不被殺，這樣好馬受了傷害也太可惜，你們快些走吧！」